

英雄奪婿記

北京益世報社印行



英雌奪婿記

第五冊目 錄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九回 | 達伐大張朝廷派將 | 慷慨自信副帥攻城 |
| 第四十回  | 臨戰陣女元帥會兵 | 運謀略永都統取勝 |
| 第四十一回 | 戰場擒將舒亮施威 | 黑夜刦營韓康奮勇 |
| 第四十二回 | 聞鐘聲偶談得道人 | 踏月色親訪悟真觀 |
| 第四十三回 | 小典韋潛師襲襄陽 | 女元帥火攻破永保 |
| 第四十四回 | 憶贈言驚悟服先知 | 臨絕地突兀逢將伯 |
| 第四十五回 | 推心置腹一席說降 | 排難解紛兩番仗義 |
| 第四十六回 | 二次進剿聲威赫濯 | 盈庭聚訟意見紛歧 |
| 第四十七回 | 鏖死戰玉面虎捐生 | 急報讐金毛吼涉險 |

英雌奪婿記 第五冊目錄



第三十九回 撻伐大張朝廷派將 慷慨自信副帥攻城

話說上一回書講的是月娘在安陸府休兵養士。無意進攻。不料我不尋人。人來尋我。忽據探事人報稱。朝廷派遣大兵。前來征勦。已然相距不遠。請月娘早作準備。看官。這朝廷派將專征。本不是突然而來的。當從先安陸府失陷。總兵王桓。副將俞人傑。敗北回省。那時畢制軍。已經拜發摺奏。請派天兵征討。朝廷那時候。太上皇業經駕崩。奸相和坤。亦已伏誅。嘉慶帝總攬大權。正在勵精圖治。一洗從前因循之弊。當下見了湖廣總督的摺奏。說白蓮教匪首齊王氏。凶焰鴟張。賊鋒甚銳。自倡逆以來。陷保康。據襄陽。破安陸。累經進討。未能奏功。請派大兵征勦。以伸天討等語。嘉慶帝覽奏大怒。當派都統永保爲大將。侍衛舒亮鄂輝二人爲副將。率領三萬大兵。尅日進剿。勿得延宕。三人奉了嚴旨。那敢怠慢。當即總齊一千兵將。星夜直趨湖北而來。到得省垣。先跟總督會一會面。爲的是詢問匪中的情勢。好預先有個準備。可巧那時候貴成這一枝兵。走的日子不多。省中還沒有得着甚麼報告。畢制軍暗自盤算。

着。自己用的那一個巧着兒。不知貴成此去。是否能夠得法。所以跟永保面前。一字也不會提起。只說因爲匪氛大熾。已派員前往進剿。但恐兵力薄弱。未必能取勝。還請欽差速行進討爲是。當下永保聽了這個話。只在省垣逗留了一兩天。便督兵按站而進。行至中途。恰好迎着了貴成那一枝兵。若要問那貴成。爲甚麼不進不退。只管在中途延擱。且等我慢慢叙來。原來貴成自從那天晚上。陣前交換。死裡逃生之後。博凌阿也是吓破了胆子。那裏敢在附近紮營。便把他這位盟兄貴大人載在輜重車上。約束軍士。退下了二三十里路程。方纔紮住營寨。及至向貴成詢問失陷的情形。他也不答。進了飲食。他也不吃。只躺在帳中。哼哼哎喲。不住的聲喚。原來他週身磕碰的傷痕。疼痛難忍。且不必說。最要緊的。是這一場意外的驚嚇。把他的神魂。盡皆鬧得不安其位。當那戰場交換之時。有那怕死望生之心。在裡面助着。還可以支撐得住。等到回了本營。氣兒一懈。便覺得五臟六腑。四肢百骸。統通都不得勁起來。並且神智昏迷。寤寐難安。簡直似乎得了怔忡之症了。博凌阿看了這個情形。心

想沒有旁的法子。只好趕緊退兵。便載着這位貴大人。又走了兩三天的路。此時可以放心。敵人不至追襲了。只是貴成的病情。益發不對。飲食一點不進。身上作冷作燒。口中時時說些謔語。大概不外白蓮教要殺他。自己沒有命了。說着說着。就伏枕叩頭。痛哭流涕。演出種種的醜態。博凌阿看他盟兄這個樣子。要再往前走時。難免就要壽終路寢了。他的心腸。總算不錯。便按兵不進。派人尋找醫生。給他療治。過了幾天的工夫。這位貴大人。方纔神志清明。可以進些飲食。身體漸漸的復原。總算有了命了。博凌阿見他病體漸痊。這纔慢慢跟他提議。此次師出無功。反把袁錦章雙手送與教匪。將來回省時。怎樣見得制軍。若說整頓師旅。跟教匪決一死戰。只怕畫蛇添足。徒貽挫敗之辱。此事好生叫人進退兩難。必須怎樣辦去。方爲得法。還要及早打定主意。貴成聽了。垂淚說道。劣兄九死一生。方纔留得這條性命。我拿定主意。誓死不跟白蓮教去打仗了。賢弟只管放心。回省見制軍交差。無論有甚麼風波。都有我一人擔當。絕干礙不到你的身上。再者你不用替我擔憂。今天劣兄說一句托

大的話。縱然把袁錦章斷送了。制軍也不好意思認真。把我辦一個甚麼罪名。這一二關。據我瞧着。倒沒有甚麼難過。官場裡的事。情面爲先。我是有老底在心裏的。不比那白蓮教的人。一個個都似凶神惡煞。太歲瘟神。看見他們的嘴臉。就叫人怕的腦子疼。我如今好容易從烙餅鏗上。抽身下來。絕不再鑽熱竈戶去了。現在我的病勢已經扎掙得動。從明天起。趁早往回裡趕。好離開這個險地。不要儘自耽擱了。倘若睡多了夢長。白蓮教的兵再追趕下來。那時不比從先。有袁錦章來作護身庇兒。請問還是你搪得住。還是我搪得住呢。說着。便不住的搖頭嘆氣。博凌阿聽了這片話。知道他盟兄所說的。俱係實情。即連聲答應。到了次日。拔寨都起。一直向省城進發。他因爲歸心似箭。急急惶惶。所以號令不整。也沒預先撒下探馬。直到傍晚之時。方由前哨發現。報到中軍。說前面紮着大營。不知是那一路的人馬。當時貴成嚇昏了。以爲白蓮教匪越到他的前邊。要攔阻他的歸路。不由得手足無措。口中連呼倒霉不已。恰一似沒有頭的蒼蠅。不知要向何處撞去。正在這走頭無路的時候。幸虧得

第二次報上說前面紮營。乃係朝廷欽派剿匪的大軍。主帥是都統永保。副帥是侍衛舒亮鄂輝。貴成聽了。方纔緩過一口氣來。跌足說道。你們爲何不早些探明。却雷頭風似的。來了一個頭報。簡直告訴你們說。我這一條性命。差一點沒有被你們嚇死。隨即吩咐紮下營寨。略爲歇了一歇。便具了手本。帶着從人。趕奔大營。前來恭謁欽差。見面以後。行過了禮。在下邊坐下。原來那都統永保。是認識貴成的。心中暗想。前時省垣倉猝。也不及詳細詢問。不料畢制軍所派剿匪的人。竟自是他。這不是以軍事爲兒戲。拿着公子哥兒開心。叫他前來送命麼。我看他面上。焦黃精瘦。大半是害怕所致。但不知他。爲何還逗留在這裡。真是叫人納悶。當時因爲舒亮鄂輝二人。俱都在座。只得打着官話問道。貴協奉上峯之命。前來剿匪。聽說日子已經不少。爲何還在此地。按兵不進。貴成道。回大帥的話。卑職已經跟教匪見過仗了。這是往回裏走的。永保聽了。點頭說道。大概是用兵失利了罷。貴成道。托大帥的洪福。卑職此行。雖然未能獲勝。却也不曾損兵折將。永保聽說。不禁暗暗納罕。瞧着貴成問道。既

然不曾失利。爲何竟自回兵。貴成皺眉道。卑職命小福薄。在此吃緊的關頭。不幸竟自得了病症。恐其軍務無人主持。受了賊人的暗算。只得暫時退兵。延醫調治。雖幸病勢略愈。無如元氣已虧。倘若勉強支持。難保不妨害軍務。因此上。思量整兵回省。請制軍另委他人。却不料在此處遇着大帥。想必是教匪氣運已盡。合當殄滅了。永保聽了他這一套話。料想其中定有奇蹊。不過不便十分追問。只把頭點了一點。口中說道。原來如此。那時舒亮却望着貴成道。我看貴協雖然有些病容。似乎還可以支持得住。何不彼此合兵一處。前去剿滅教匪。將來報捷之事。也可以邀着保獎的。鄂輝在旁也答腔道。此言甚是。也可以厚我兵力。兩人一唱一和。說得甚是有興。却不料那貴成一張焦黃的臉。此時竟已變紫了。原來他是急出來的。永保看着。早已心中明白。暗想。看他樣子。怪可憐的。何必拉上這個廢物。叫他前去填餉。讓我來作個好人。給他解圍罷。當即望着舒亮鄂輝二人道。他還須回到省中銷差。似乎不便同我們歸到一起。我看他神色不佳。讓他回去。安心養一養罷。再說我們兵力很足。

也用不着人來協助的。舒亮鄂輝聽了。只好點頭稱是。當時貴成聽了永保替他分解的話。恰似自己身子。已經淪入地獄。却被人提將起來。又復送入天堂。那番感激涕零的樣子。真正難以言語形容。隨即起身離座。向永保請了一個安。口中說道。多謝大帥的體恤。永保道。何必如此。有話坐下好講。貴成這纔重複入座。永保又把教匪的情形。向他詢問了一番。貴成便不即不離的。敷衍了幾句。隨即起身告辭而出。這一關。總算又被他逃過去了。到得次日。便趨程反省。他是有硬掙靠山的。雖然把事情辦了一個稀糟。畢制軍却不好意思。把他怎樣。況此時已派天兵征討。千斤重担。自有別人去擔。也樂得不究情了。貴成又走了內線。厚厚的送進一份禮去。制軍覺得情不可却。便自欣然笑納。便叫他仍回中軍原任去了。這話表過不提。再說永保等統率三萬大軍。進剿白蓮教。這個消息。被安陸府探事人得知。趕緊飛騎稟報。彼時月娘正在廳上。與諸將驛事。這個意外警耗傳將上來。大家面面相覷。都不免帶些驚愕之色。月娘命探事人再去詳細打探。當即在座上。沉思了一回。便對衆將

說道。諸位將軍休得驚疑。他的人馬雖衆。本帥自有破敵之法。決不至輸了教中的銳氣。目下的要着。交戰爲次。守城爲先。當時便傳下將令。派金毛吼苗通。把守東門。玉面虎韓康。把守南門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把守西門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把守北門。麾下各統一千人。盡力協守。多運灰瓶鐵瓦。滾木礮石。以爲防備敵人猛撲之用。又派無敵大將姚之富。爲四門督策應。以備不虞。到了緊要時節。本帥亦當躬自上城。往來巡視。諸將一一遵令。雲中燕子宋吉。却恭身問道。此次敵兵臨城。元帥不肯作戰。而反出於守。不知是怎麼一個用意。月娘聽了。微笑說道。宋將軍以爲本帥有怯敵之心麼。不知此乃當然應敵之法。並非本帥不肯出於一戰也。你想敵人此次統率大軍而來。自倚人多勢衆。恨不得立刻尅了此城。那一股武怒之氣。必然是凌厲無前的。我若當其初至。立與交鋒。縱使殺傷相當。亦不免耗折了無限的兵力。若是這樣應敵。未免拙而可笑。今天我不出於戰。而出於守。使其空挾盛怒。毫無所施。則彼必出於攻城之一法。我這裏預備在先。勢必難於得志。攻而不克。銳氣已懈。我乘勢

而擊之。蔑不勝矣。總之破敵之方。務在善爲因應。不可拘執鮮通。所以從先岳武穆說。用兵之道。初無定法。運用之妙。在乎一心。就是這個道理。衆將聽了。無不心悅誠服。當卽退廳而散。那奉命守城的諸將。當卽趕忙預備。以免延誤。諸事都備辦齊了。靜候安心拒敵。果然過了沒有兩三天的工夫。永保等已經率領大軍。蟻聚蜂屯而至。放過大砲。安下營寨。遠遠向城下望時。只見旌旗招展。隊伍如林。把守得鐵桶相似。永保看過。暗想道。看這個勢派。果然不是小醜。無怪官軍累次失利。要一鼓殄滅他。恐怕不甚容易。回帳以後。便將這番意思。向舒亮跟鄂輝。談了一番。恰好那兩個人。都是一勇之夫。目空一切。並不把赫赫有聲的白蓮教。鼎鼎大名的齊王氏。放在眼內。他以爲前此官軍的失敗。必因兵少。不敷分佈。而且領兵之將。武藝稀鬆。所以致令教匪。如此猖獗。現在大軍如雲。兵力雄厚。各人的武藝。又可以自信。區區此城之衆。又何難一鼓而殲呢。其實按二人的能爲說。那鄂輝使一口斬馬刀。雖有幾合的勇戰。並不見得怎樣出色。那舒亮。確是軀幹魁偉。膂力過人。使兩桿鐵戟。在馬上

運動如飛。差不多的將官。不是他的對手。所以當時有個綽號。人都稱他作小典章。當時兩個人。聽了永保的話。鄂輝先笑着說道。諒此么魔小寇。何須如此重視。此行託朝廷洪福。仗大帥威靈。准可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那紅旗報捷。定是可待的。永保聽了。拈鬚說道。但願能夠這樣。也是大家出兵的臉面。只怕不能如此之易呢。舒亮接口說道。不勞大帥分心。明天先跟他見上一仗。殺他幾個著名的梟匪。令那般手下從賊。驚心喪膽。那時再行攻取城池。自然就容易了。永保點頭說好。當下歇了一夜。到得次日清晨。將士飽餐戰飯。晾了八成隊。永保居中。左有舒亮。右有鄂輝。兩邊鴈排翅的分開。是一千大小將官。真個是旌旗摩雲。干戈耀日。軍容非常的威武。列好了陣勢。向城中叫戰。不想這一邊。恨不得背城借一。立決雌雄。誰知城中。竟自靜悄悄。不聞聲息。只有無數的教兵。高踞城頭。向他們這邊陣中瞭望。髣髴安心。要作壁上之觀似的。那舒亮鄂輝二人。本挾着一股盛氣而來。打算要抖擻威風。大展武藝。將敵人殺一個落花流水。好顯自己的本事。誰料這討人嫌的教匪。竟自不餓不

保。餉以閉門之羹。使他一腔的高興。無處發洩。不由得怒從心起。暴躁如雷。就是那一千兵將。倚仗人多勢衆。想着來到此地。立時奪個彩頭。將白蓮教匪。殺他一個脆快。官中發賞不算。跑到城中。又可以大肆搶掠。真個名利雙收。再好沒有。萬不料這一個好夢。竟沒有作成。人家簡直不大理他們。憑你在城下。怎般的耀武揚威。城上的人。恰如始終不曾看見。這個形勢。就像活人要跟死人說話。任你喊破了喉嚨。說破了嘴唇。終難得到他的一言半語。請想官軍這面。生氣不生氣。着急不着急。那位料事如神的女元帥。也算善於跟他們開玩笑。了。當時永保猶自存着帥體。按轡不言。那舒亮鄂輝二人。覺得怒氣填胸。有些按捺不住了。便吩咐軍士。向城上破口辱罵。軍士本來也都擎着一肚皮悶氣。巴不得有這一聲。立刻令出。惟行。萬人一致。千賊匪。萬賊匪。殺不盡。斬不絕。種種的話頭。就如連珠箭一般。從舌尖上迸出。人多嘴多。聲大勢大。這一片喊罵之聲。恰同大風怒潮的一般。借着空氣鼓盪之力。直向城頭吹送。這個樣子。不是鬪手。簡直是鬪口了。在官軍這邊的設想。本以爲泥人還有個

土性兒。這般的破口辱罵。敵人火氣一撞。開城抵敵。目的便算達了。誰知白蓮教中。不知由何人傳授。竟自得了古人的秘訣。抱着那不癡不聾。難作阿翁的心法。對於城下的辱罵。有如充耳不聞。不但說開城抵敵。渺無希望。就連照樣回答一番。也要節省氣力。不肯多費唇舌。這正是急驚風遇了慢郎中。令人無法可措。工夫一大。軍士們嗓子都有些喊啞了。永保看着不是事。便傳令收隊回營。再作商議。這一來。可把舒亮鄂輝。給活活氣壞了。回去以後。便跟永保商議。要即日攻城。永保道。我軍初至。賊人便不肯出來交鋒。恐怕其中有甚麼詭計。我們須要仔細。不可上了他們的暗算。舒亮道。據我看來。不過是我們先聲奪人。教匪聞風喪膽。因而不敢出戰罷了。不然。像這樣閉關不戰。可有甚麼詭計在內呢。鄂輝道。難道他只管不出來。我們便在此跟他坐耗麼。總要想個法子。出一出這口悶氣方好。舒亮点了一點頭。仍回過臉來。向永保說道。我軍初至。銳氣方盛。若與賊人常此相持。未免老師糜財。殊爲失算。不若趁此軍威方張之際。尅日攻城。當不難一鼓而下。不知大帥之意。以爲如何。

永保道。攻城呢。也未爲不可。但彼居高臨下。以逸待勞。未必見得能夠得手。鄂輝道。大帥也忒於謹慎了。他不敢出城一戰。足見其氣已餒。我軍力無所施。正可藉着攻城。用爲發洩之地。從來攻戰之事。以氣爲先。既然我勇彼怯。則勝負之數。豈不是可以預操麼。永保道。我對於教匪的櫻城固守。不肯出戰。本打算看一看風色。再行定奪。今既二位大人之意相同。不妨姑爲一試。但我自問年老力衰。這督兵攻城之事。却有些敬謝不敏。只好請你們二位偏勞的了。舒亮道。這事何勞大帥分心。我們當得效力。鄂輝聽了。便對舒亮道。我看這攻城之事。最好殺他一個湊手不及。顧失此彼。現在既然得了大帥的同意。明天我便帶隊去攻東門。你老哥可以攻南門。但是西北兩門。可讓何人去攻打呢。舒亮還沒有答話。永保便道。依我看。派先鋒官于虎臣。攻打西門好了。你們二位同他。各統大兵五千。前去攻城。我分兵一半。在後邊與你們策應。諸事總要相機而行。可進則進。可退則退。不可過於執拗。舒亮道。多謝大帥的指教。鄂輝搖頭說道。我看大帥到底上了些個年紀。慮事未免有些疏忽。我們

三人前去攻打東南西南三門。却單把北門給留下。倘若賊人出其不意。從北門遁走。豈不是有意縱敵。前功盡棄麼。永保聽了。哈哈大笑。瞧着鄂輝說道。大人。你以爲我是老糊塗了。連東西南北四門。都會忘記了一門麼。我縱然精神有些不濟。諒也不至疏忽若此。要是這樣。皇上以數萬大軍。託付我手。我却連東西南北都記不清楚。豈不是叫他們跟我前來送命麼。永保說到這裡。又不禁哈哈大笑。此時鄂輝方覺他的說話過於冒失。面孔紅漲。無地自容。趕緊恭身說道。晚生出言無狀。昏憤已極。還求大帥格外原諒。永保拈鬚微笑道。這件事也不是我糊塗。也不是你昏憤。不過你看的書少一點。我的話也沒有加上一番解釋。咱們只好兩不怨罷。舒亮道。不瞞大帥說。這留下北門不攻。連我也不明白。請大帥解釋一番。我們也好增長見識。永保道。你們二位大人。難道不曉得兵法上曾經講究過。圍城必缺的那句話嗎。這個意思。就是說凡攻打城池之時。總要給敵人留下一條逃生之路。到得勢不可支。好叫他從此潰竄。若圍得鐵桶相似。連一道縫兒也沒有。敵人見無路逃生。勢必一命